



現代世界

短篇小說傑作選

托爾斯泰等著

現代
世界

短

蘇州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傑作選

德華出版社

翻
印
必
究

現代
世界

短篇小說傑作選

原 作 者	托 爾 斯 泰 等
編 譯 者	本 社 編 輯 部
發 行 人	蔡 豐 安
出 版 者	德 華 出 版 社
社 址	台南市永福路六十三巷二十一號
辦 事 處	台北市士林文林路七十二號
電 話	八 八 一 . 二 〇 六 一
郵 政 劃 撥	三 四 〇 九 九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四 月

版
權
所
有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零壹零肆號

精裝  元 平裝  元

❖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

編者序

近幾年來大家似乎都知道中學程度以上的學生課外讀物的重要，很多書局都有散文選，小品文選以及小說選等之印行。自然，這選擇名家著作以爲中學程度以上學生課外的參考，一方面可以節省學生的金錢，一方面也可以節省學生的時間。因爲現在一般青年能夠把學校費用籌出，已經是很不容易，要他再費許多的金錢來買課外讀物，在今日這種學費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大多數學生是無此能力的；而近幾年來國內出版物量的方面的增加，使忙於應付學校課程的學生，當然不能有許多時間來遍讀國內外偉大作家的作品。因此，本社編輯部，費了很長的時間，編成這本現代世界短篇小說傑作選，以供有志於文藝的愛書朋友的需求。

我們知道，文藝是沒有國界，沒有種族，沒有古今中外分別的東西。凡是研究文學的人，不論他是英國的或法國的作品，不問他是古代的或現代的作品，只問作品的好壞，以定取捨。這本現代世界短篇小說傑作選的編印，就是根據這個理由。

自歐洲文藝復興到二十世紀初葉，文藝的國都裏真充滿着無限寶藏，作品的產生有如雨後春筍。尤其是自十九世紀中葉起。

但是，在這許許多多的作家之中，在這美不勝收的作品的裏面，我們的選擇感受了無限的困難。

第一是：選什麼人的？

第二是：選那一篇呢？

除了上面兩個難題之外，還要顧慮到譯筆是否流暢，是否失却了原作品的價值。

在這本書內所選的作家，如托爾斯泰，柴霍甫，屠格涅夫，安特列夫等，都是俄國有數的名作家；如法朗士、左拉、都德、雨果、莫泊桑等，都是法國的代表性作家；其餘如王爾德，如史蒂文生，如伊格，如蘇特堡……等，都是名聞世界的文壇巨匠。可是因為篇幅的關係，尚有很多作家的作品我們沒將之刊入，真不能不有「瀚海遺珠之恨！」

本書內的每位作家，我們都替他或她做了一點傳略，使讀者知道一點有關作者的生平。

本社現已着手編譯二十世紀來偉大作家最傑出的短篇小說，我們會再接再厲以更慎重的態度在不久的將來以辛勤的成果來貢獻給國內外熱愛文藝的愛書朋友。

目次

托爾斯泰：風雪	一
安特列夫：紅的笑	二九
柴霍甫：校長	九二
柴霍甫：接吻	一〇〇
屠格涅夫：唔唔	一一一
莫泊桑：一個瘋子	一四九
雨果：克洛特格歐	一五七
法朗士：二年花月的故事	一九二
都德：知事下鄉	一九七
左拉：失業	二〇二
莫泊桑：牀邊的協定	二〇九
王爾德：鸞和薔薇	二一八
史蒂文生：自殺俱樂部	二二五
曼殊斐爾：巴克媽媽的行狀	二五五
滋德曼：歡樂的家庭	二六四
愛倫坡：心聲	二七〇
蘇特堡：火燒的城	二七六

伊 格：當沙爾堡回家時
菊池寬：無名作家的日記

.....二八一
.....二八七

作者介紹

托爾斯泰——托爾斯泰 (Les Nikolaievich Tolstoy, 1828——1910) 於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誕生於俄國套拉省 (Toula) 的亞司那亞·波力安娜 (Yasnaya Polyana) 本村。他的家庭是俄國有名的貴族。在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1696——1762) 的時候，大臣彼得·托爾斯泰 (Peter Tolstoy) 以功封伯爵 (這便是托氏襲稱伯爵的由來) 他的曾孫伊利亞 (Elia)、生子尼古拉司 (Nicholas) 便是他的父親。他的母親瑪麗 (Marie Volkonsky) 是一位王女。

托爾斯泰的幼年教育，是從叔母家的德人教讀，後又進喀桑大學肄業，一八四七年秋復轉入聖彼得堡大學。托氏在少年的時候，隨象徵逐：觀劇，跳舞，賭博，閑遊，玩妓無所不爲。

托爾斯泰爲避債與旅行，於一八五一年三月到高加索從軍。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 1854——1856) 以及綏凡斯脫波蘭 (Sevastopol) 的守禦，托氏都曾參加。

這位大著作家雖然浪漫，雖然放蕩，可是他的著作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如幼年時代 (Childhood) 地主之朝 (the Morning of a Landlord)、哥薩克 (Cossacks) 以及綏凡斯多波爾戰爭 (Sevastopol) 都相繼問世，並博得文壇的稱許。

托氏自一八五七年漫遊歐洲各國轉回羅斯那耀本村以後，即致力於教育，和解放農奴運動。

一八六二年九月托氏與蘇菲亞柏爾斯女士結婚。他的名著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與安娜喀侖尼娜 (Anne Karenina) 兩書，也就在他結婚後的甜蜜生活中與世人相見。前者，背景的豐富與生動，描寫社會環境的真實，表現男女人物性格的深刻，真可說是空前的傑作，後者；描寫人生的實際生活，無處不是生動而靈活。

托氏本爲一個正教徒，但他到了五十歲的時候，富裕的財產，安樂的家庭，廣大的知識，著作的成功等，却使得他對於人生，對於當時俄國的宗教開始反動。於是，他於懷疑教會所舉行的儀式之餘，窮究聖經，以改良基督教，以昌明原始的基督教爲己任。他在他的我的宗教書中，規定了行爲的五大戒律：(1) 勿忿；(2) 勿貪婪；(

3) 勿立誓；(4) 勿抗惡；(5) 對於義與不義均以善報之。

托氏對於他的夫人，因思想的不同，時生齟齬，夫婦間的愛情也慢慢地降下來了。

托氏對於流行的藝術，十分表示不滿。他以為藝術應該是人類傳達情感的一種活動，所以藝術的作用不在享樂，而自有其人道的意義。這，我們在他的名著藝術論(What is Art?)裏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一九〇六年，托氏八十歲的時候，國人都為他舉行盛大的慶祝會，各國人士備致欽仰。但是他精神上的痛苦倒也跟着他的聲望也越弄越深。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托氏為着精神的痛苦終於拋棄家庭，與他的書記麥克維齊(Mackovitschi)博士偕行出家。在途中，肺炎宿疾復發，在亞斯塔波佛(Astapovo)車站與世長辭。

風雪

一

晚上七點鐘，我喝完了茶，從站上出來，那個站名已經不記得了，祇記得是新柴卡司附近董軍兵地那裏。那時候天色已經發黑，我穿着皮裘，同阿萊司卡坐上雪車。在驛站附近覺得天氣還很溫暖。雖然天上並未下雪，頭上卻也見不到一粒星；一片潔白的雪地鋪在我們前面，天空就比較着顯得又低又黑。

水車正張着他那大輪翼在那裏搖揮着，我們剛從他那黑影底下走過，又穿過一個哥薩克村落。覺得道路比較得要難走了，風兒也開始猛烈的從我左面吹來，把馬的尾巴和鬃毛吹在一邊，又揚起為馬蹄和橇撐所踐踏的殘雪。車鈴也啞住了，冷氣從袖口直侵到背上，到那時候我纔想起驛吏曾勸我不要走，免得徬徨迷路，挨一夜凍；他這個話實在有點道理。

我就對車夫說道：『我們不要迷路啊。』後來見他不回答，我就索性很明顯的問道：『車夫，我們走得到驛站麼？我們不會迷路麼？』

他並不回過頭來，就答我道：『這個誰能知道呢！你看，地上堆得這樣厚：一點道路也找不見，真要命啊！』

我又釘下去問道：『你好生說，我們能希望到驛站不能？能到麼？』

車夫說道：『大概可以到；』以下他又說些什麼話，我因為風竟聽不出來。

再回轉去自然是不願意；可是在這種不毛之區，風雪連天底下，活挨一夜凍，也實在有點不高興。並且那個車夫，我雖然在黑暗裏沒有把他看得清楚，可是不知爲甚緣故，總有點不喜歡他，不信任他。他盤着腿坐在中間，身材很大，嗓音卻帶着懶氣，帽子不像是車夫戴的——簷之四面，容積很大；並且他趕馬也不是尋常樣式，却用兩手執着韁繩，彷彿坐在車夫位後的僕人一般，而我所以不信任他的重要原因，也許因為他的耳朵用手巾紮着的緣故。總而言之，這個橫在我前面的又粗蠢又僵硬的背實在爲我所不喜歡，決定他一無是處。

阿萊司卡對我說道：『據我意思不如回去；真不高興在這裏挨凍！』

車夫喃喃說道：『真要命啊！雪堆得真厚！一點道路都看不見，眼睛都眯住了。……唉！真要命啊！』

剛走不到一刻鐘，車夫就停住馬，把韁繩授給阿萊司卡，從座兒上跳下來，提着雙大靴，走向雪裏，去尋找道路。

我趕緊問道：『怎麼？你往那裏去？迷路了麼？』可是那個車夫並不回答我；風正吹

在他眼睛上，他一面避着臉兒，一面離着雪車往前走去。

一會兒他回來了，我便問他道：『唔，怎麼樣？有道路麼？』

他斗然對我說道：『一點也沒有；』他說這話，帶着種不可復耐的神氣，並且異常憂憤，彷彿他迷跡的錯處全在於我似的。一會兒他又慢慢的坐在車上，用一雙凍手理那韁繩。

我們又動身了，那時候我又問道：『我們怎麼辦呢？』

『那有什麼辦法！聽着天命走罷；』

我們緩緩的走着，不擇道路，一會兒走在融化到四分之一的雪上，一會兒走在光滑的雪冰上面。雖然天氣很冷，雪落在領上，融得還很快；雪花飛得很起勁，一會兒又降下又硬又乾的雪來。實在我們竟不知道向那裏走去，因為走了一刻多鐘，還見不出一根記里數的柱子來。我又問車夫道：『你以為我們走得到驛站麼？』

『到什麼地方？往回走，那些馬也許可以把我們送到原來的驛站去；如果再往下走。……一定更要迷路了。』

我就說道：『那末就折回去罷。真的。……』

車夫又追問道：『真的折回去麼？』

『是的，是的，回去罷。』

車夫就放鬆了韁繩。馬兒跑得十分迅速，我雖然覺不出轉變方向，可是風已經變了，而在雪天地裏竟能隱隱見出幾座水房。車夫膽子不免又大了，便談起話來了。

他說道：『就在這樣雪花裏回到那驛站，在柴堆裏住宿一夜，到明天早晨再走。能夠在柴堆上睡覺，那是很好的了。不然，全身都要凍壞，——因為太冷了。凍着一次腿，——三星期內就

要爲着這個死去。』

我說道：『但是現在並不冷，風也不大。能夠走麼？』

『暖固然很暖，卻還有風雪。現在回頭走，那就好得多了：可是風雪還下得很密。往前走固然也可以，可是要聽天命了；否則，受着凍，也不是遊戲的事情。以後誰負這個責任呢？』

二

那時候後面忽然發出幾輛馬車上的鈴聲，但見有幾輛車在那裏似飛的趕來。我那車夫說道：『這是「庫里埃」的鈴，在全站上祇有這樣一個。』果然前面那輛車上的鈴聲異常清脆，並且洪大，不住的在風頭裏搖曳着。我以後纔知道這是獵家用的東西：一共有三個鈴兒——一個大的在中間，發出洪聲，兩個小的發出中聲。這兩種聲音湊在一起，在曠僻沍寒的地方響起來，叫人聽着，精神爲之激越。

當三輛車裏前面一輛同我們那輛車並行的時候，我那車夫說道：『走得真快呀。』一會兒他又對後面那個車夫喊道，『道路有麼？能夠走麼？』可是那個人祇朝着自己那幾匹馬喊着，不去回答他。

當郵車剛經過我們的時候，鈴兒一會兒就漸漸聽不見聲音了。我那車夫也就有點慚愧的意思。他對我說道：『老爺，我們也走罷！人家已經走過，——現在車跡還是新鮮的呢。』

我答應了，我們重又逆風而行，順着深雪向前趕着。我從旁邊看着道路，不使那輛車離開前面幾輛車所遺的痕跡。走了兩俄里路，車跡看得異常顯明，後來祇能隱隱約約的辨會出來；等了一會兒，簡直分不清楚，是車跡，還是尋常吹透的雪層。我屢次往下看着雪橇底下壓着的雪，把眼睛都看鈍了，就向前望去。第三個里柱還能夠看得見，第四個卻已經不能找到了；又像原先一

般，一會兒順着風行，一會兒逆着風行，一會兒往左，一會兒往右，以後竟使那個車夫說我們在右邊迷路，我說在左邊，阿萊司卡卻說我們簡直往後走着。我們屢次停着車，車夫也屢次下車來尋找道路；可是終歸於絕望。當時我就自己下車看我所想像的是不是道路；可是我剛千辛萬苦的逆風走上幾步，就相信四面全是一樣的白雪堆，所謂道路也不過在想像裏纔能見出，——再走上幾步，忽然自己那輛雪車也竟找不到了。我就喊道：『車夫！阿萊司卡！』可是狂風吹來，我覺得我的聲音竟被風從我嘴裏奪去，喊不出來。我跑回到那停車的地方——可是車已經沒有了；向右走去——還是沒有。我不由得發急起來，便大聲又喊了一下『車夫！』其實他正站在我傍邊兩步遠；現在回憶起來，未免有點抱愧。當時就有一個高身材的人，手裏執着鞭子，頭上戴着大帽，忽然出現在我面前。他就引我到雪車傍邊去。

他說道：『幸虧天氣還暖；不然，天一凍——那就倒霉了！……』

當時我就坐上車去，說道：『放着馬，讓他走回去。能夠走得到麼？喂，車夫？』
『大概可以走得到。』

他就放鬆韁繩，用鞭子在馬身上打了二下，車兒又轆轤的走了。我們走了半點鐘。忽然在前面又聽見那熟識的鈴聲，並且有兩個鈴；這一次他們是向我們迎面來的。原來還是那三輛車，現在已經把郵件卸下，所以跑回站上去。前頭一輛庫里埃車，用着三匹雄壯的馬，鈴聲鏗鏘的在前面跑着。裏面坐着一個車夫，在那裏大聲的喊着。後面兩輛空車中間，每輛上坐着兩個車夫，互相在那裏很高興的談話。其中一個人抽着煙，火星在風裏吹着，照着他臉兒的一部分。

我看着他們，心裏很是慚愧，大概我車夫也受着同樣的感想，因為我們兩人那時候竟異口同聲說道：『跟着他們走罷。』

最末那輛車還沒有走過，我那車夫就呆笨笨的把自己那輛車轉過來，直衝在最末一輛車上。馬兒受了驚，都跳起來，把韁繩摔脫，就往旁邊跳走了。

『這個惡鬼！眼睛不睡着，竟往人家車上撞來。這個死鬼！』——一個身材不高的車夫氣忿的說着；他正坐在後邊那輛車上，依着他的嗓音和身段決定他是個老人；當時他從車上跳下來，一面惡狠狠罵着我的車夫，一面跑去追馬。

但是馬竟追不着。車夫跟着追去，一會兒連馬連人都隱在風雪的白霧裏去。

還聽見那人的聲音說道：『瓦西里！快把那隻騾馬帶來；恐怕要捉不住呢。』

那時候一個身材很高的車夫就跳下雪車，默默的把自己那輛車卸下。拉起一匹馬來騎着，踏着雪就跑過去了。

那輛「庫里埃」車依舊搖着鈴兒，向前奔跑着，我們那輛車也就同着別的兩輛車跟在後面。我那車夫這纔高興起來。我就問他是那裏的人，做過什麼事情，後來便知道他是我的同鄉。圖里斯克省瓦村人；他家田地很少，自從霍亂病後，五穀也就停止出產，家裏有兩個弟兄，第三個兄弟出去當兵；麪包在復活節以前就不夠吃了，所以只得借債來度日；他兄弟做家裏主人因為他已經娶妻，但是他自己卻是個鰥夫；他說，他們那村裏每年出來當車夫的很多；如果他不當車夫，也要到郵政局去，因為不這樣決不能維持他一家的生活；他又說他住在這裏每年有一百二十個盧布進款，其中把一百盧布寄到家裏去，其餘的自己也夠用了。

一會他又自己喃喃說道：『唔，這個車夫罵些什麼？真討厭！難道我故意驚跑他的馬麼？難道我是惡人麼？並且也不必追過去！那些馬自己會來，不然，不把他們凍死了纔怪呢！』

我看見前面放着什麼烏黑的東西，便問道：『那邊黑的是什麼？』

他說道：『那是貨車。多麼可愛的車呀！』說着，已經走到那輛蓆子蓋着的大車傍邊，但見那輛車正慢慢兒轆轤的走着；他又說道：『你看，一個人都看不見——全都睡了。那隻聰明的馬却認得道路，一步也不會迷失。……』

果然很奇怪，這輛大車看着從蓆頂到車輪，滿覆着雪，可是好像自己在那裏一步步的動着。當我們那輛車走到他跟前，亂響起車鈴的時候，纔看見車前抬起一點蓆邊，探出來一隻帽子。一匹大驕馬伸着頭頸，凸着腰背，一步一步在崎嶇的道上走着。

又走了半點多鐘，車夫又對我說道：『老爺，你看我們走得對麼？』我答道：『這個我可不知道啊。』他露着安閒的神氣說道：『起先風兒還對，現在却又走在暴風底下。不對，我們並不曾向那方面去，我們又要迷路了。』

他這個人素性異常膽怯，可是等到我們人又多，並且他又不做那指導人和負責人的時候，他心裏就安靜下來。於是他自然要細心監察着前面那個車夫的錯誤，以脫卸自己的干係。實在我們覺得前面那輛車有時在我們左邊，有時却在我們右邊；並且我還以為我們竟在極小的範圍裏旋轉着。但是這也許是感覺的錯誤，因為我有時還覺得前面那輛車一會兒升上山去，一會兒爬在山坡上，一會兒又在山腳底下走着，其實那些地方全是平原。

又走了半天，我遠遠裏——在地平線那裏——彷彿看見一條黑長的帶子在那裏走動；過了一會，這纔見出還是那輛被我們趕過去的貨車。雪依舊塞滿在呆笨的車上，人依舊睡在蓆子底下，前面那匹驕馬依舊駝着背，垂着耳朵，去嗅那道路。

那時候我的車夫就抱怨着說道：『你看，在那裏轉圈子，又遇見那輛貨車了！庫里埃馬真好

：領我們白走這許多路，眼見今天是要走一夜的了。』說到這裏，他咳嗽起來，停了一會，又說道：『老爺，我們還是回頭走罷，』我道：『爲什麼？他們往那裏，我們也往那裏。』他道：『跟着他們隨便走麼？恐怕要在曠野裏住宿了。雪這樣堆得厚。……真要命！』

前面那個車夫眼見得已經丟失了道路和方向，却竟不去尋找道路，依舊很高興的喊叫着，沒命的向前奔跑，這個不由得使我納罕；我也不顧一切，決定索性緊跟着他們走去，當時就對車夫說道：『跟着他們走罷。』

車夫只得依命，却已經不大似原先一般的願意了，所以也就不大和我說話。

風雪越發來得利害，又乾又細的雪直從天上落下來；大概開始在那裏結凍了：因爲鼻子和兩頰竟冷得發紅，冷氣拼命的鑽進皮裘裏去。雪車有時候撞在光滑結冰的雪岩上面。我提心弔膽的走了許多路，自己覺得疲困異常，便不由得闔上眼睛，打盹起來。等了一會。我張開眼睛來一看，當下使我驚訝異常，原來我覺得有一道明亮的光線照耀着那雪白的平原；地平也擴大了許多，又黑又低的天已經消滅了，四處都是積雪的白斜線，和前面幾輛明顯的黑影，後來我往上一望，覺得黑雲已散，剛落的雪佈滿着天空。原來在我打盹的時候，月亮就升將出來，穿破那不堅固的黑雲和正降的雪發出一道又冷又明亮的光線。最使我看得清切的，就是我那輛雪車，幾匹馬和三輛在前面走着馬車，前面一輛車上依舊坐着那個車夫，在那裏急急的趕路；第二輛車上正坐着兩個車夫在那裏抽煙，因爲煙氣和火星一陣陣從車裏島島而出，便可見得他們正在那裏吸煙；第三輛車上看不到什麼人，大概車夫正在車中睡覺。前導的那個車夫在我醒來的時候，也常常停着車，下來覓路。當我們停車的時候，聽着風吼越發利害，在空中的雪團下得越發密集。在月光底下看見車夫的矮影兒，手裏執着鞭子，來撥動前面地上的雪，影兒不住的前前後後在白霧裏動着

，等了一會，又走回來，猛然跳在車上，於是在單調的風聲裏又聽見那響亮的喊聲和鈴聲了。每逢前面那個車夫爬下來尋覓道路或草堆的標記的時候，第二輛車裏總有一個車夫發出那種爽快的，自信的聲音，對前面那個車夫喊道：『意格拿司卡，聽着！應該往左走：向右就背着風了。』或者喊道：『老弟，向右走，向右走，那邊有烏黑的東西，也許是柱子。』或者喊道：『你忙些什麼？你把那匹驢馬駕在前面，他立刻領你上道。事情也就妥當了！』這個出主意的人嘴裏這樣說着，可是自己既不去駕馭前面那匹馬，又不到雪地裏去覓道，並且連鼻子都不從駝毛領裏伸將出來。主意出得多，那個前導的意格拿司卡自然要討厭起來，便嚷着叫他自己到前面去做領導，那時候出主意的人回答說如果他駕着庫里埃車，當然要走在前面，也就能夠領到道路上去。他說『我那幾匹馬天生不會走在前面。因為不是那類的馬啊。』那時候意格拿司卡就高高興興一面叱喊着馬一面答道：『這樣，你就給我少說話罷！』

那一個和出主意的人同坐在一輛車上的車夫卻不大對意格拿司卡說話，也不去干預這些事情，可是也不睡覺，因為他那烟管裏的火老不熄滅，並且當車停的時候，我就能聽見他均齊的，不斷的語聲，所以我可以斷定他並不睡覺。他正在那裏講故事。意格拿司卡時常要停車覓道，因此他的話頭也時常要中斷，到了後來，實在忍不住了，便對他喊道：『怎麼又站住了？又要覓路了！真成了測量師，——却還找不到路；不如隨着馬兒走去罷！也許不至於凍死。……往前走罷！』

當時我那車夫在旁邊說道：『去年有個郵差竟凍死了！』

第三輛車上的車夫至終未曾醒過。有一次停車的時候，那個出主意的人喊道：『菲里布！喂，菲里布！』却並不見他回答，便說道：『莫非凍死了麼？意格拿司卡，你去看一下子。』